

诗人艾青曾写过一首题为《鱼化石》的诗：“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

据地质学家推算，两亿多年前，辽西这块土地是大海。在我们辽西的许多丘陵间，甚至是在山顶处，都能看到鱼化石的踪影，这些鱼多为狼鲧鱼和鲟鱼，它们长为几寸或有尺许，骨刺已作石质，十分清晰地印在一片片平整的石板上，仿佛还保留着鲜活的呼吸，让我们生发出无数美好的联想。

两亿多年前，我们的眼前就是一片茫茫的海洋，眼前的地貌或许就是神奇的海底世界。那时的物种从品种上看不会有很多，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推算，在那个时候，猴子根本不可能出现，当然也变不了人。人类的出现与鱼相比还相当遥远。

鱼在辽西这片大海里主宰了多少年，我们无从查考，但是，从鱼化石来推断，起码鱼从内部构造和外形体上看，亿万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经常购买的鱼，几乎没有两样。我说不上这是鱼的骄傲，还是鱼的悲哀。

比鱼在地球上晚出现上千万载的那群猴子，进化的速度和鱼不可相提并论。猴子属于灵长目动物，灵长类从低等到高等排列，有树猴、狐猴、猿和大猩猩等。科学家考证人是从猿发展分化来的。因此，人在动物界的位置也属于灵长类，灵长类是有胎盘类中最高等的一类。今天的人们喜欢把猿和猴连在一起，称猿猴，说白了其实就是猴子。

猴子有自己的舞台，在高高的树林中“飞舞”是它们的绝活儿。然而，这一类猴子是不安分的，它们在树上以四肢为翅，学着鸟儿的样子，在枝杈间跳跃了几百个世纪后，觉得没有土地的根基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于是，猴子们纷纷把前肢扬起来，用后肢开始直立行走。猴子的举动，在动物界无疑是一次深刻而彻底的改革，此举肯定会受到其他动物界的朋友们的嘲笑。

猴子最初的行走，肯定像婴儿学步一样，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但这群猴子们再没有回到树上，在动物界无疑是一次深刻而彻底的改革，懂得了用火可烧熟食，现在遍及华夏大地的烧烤，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后来猴子们逐渐把自己称为了“人”，人类最初的名就叫“直立人”，刚开始，他们一律裸奔，一丝不挂。后来，才逐渐摆脱蛮荒，他们懂得了用树叶遮羞，用兽皮当衣保暖，再后来就会盖房子了，会创造财富，还会写诗作赋……

直立人的后代们，今天已经开始研究发明出AI技术、区块链、云计算、“星链计划”等等，并且已经有人登上了月球，窥视着火星以及整个宇宙。

第一个带头从树上走下来的猴子，肯定是改革家，也许是一呼百应的头领，也许是一个力拔山兮的枭雄。但那时的猴子们，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面前，会一致接受吗？住在树上，用四肢走路，那是多么光荣的传统，是怎样的习惯自由。永远不接受变化不愿意从树上走下来的猴子，当然也生存下来了，直到今天还叫猴子。我们在街

上可以看到它们提着小锣，表演着讨人一笑的猴戏。在动物园里，猴子被锁在一个大大的铁笼子里，向游人伸出手来乞食。已经发达了的人类，似乎忘记了在遥远的历史中，我们和猴子是同一个祖先，我们也曾和它们称兄道弟。

时空隧道既幽深莫测，又光怪陆离。人类对自己远古的历史更多的只是想象，其实很难找到实物证据。人类对自己和对世界历史的文字记载，仅是几千年。几千年在漫长的地球史上，只能算是个皮毛。

20世纪末期，造物把历史的灵光，再一次投射到大辽西。

这就是关于鸟化石的研究课题。上个世纪

铭刻在远古的石片上

董恒波



70年代，诗人艾青看到了鱼化石，激动无比，才写出了文前引用的那首诗，还被选进了教材。诗人那时看到的只是鱼化石，他还没有看到过鸟化石和花化石。如果他看到了，肯定还会诗兴大发，留下光耀文坛的金句。

因有鸟化石和花化石等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辽宁西部的这座小城朝阳，引起了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的密切关注。这个城市的一句宣传广告语也不胫而走：世界上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世界上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

鱼在水里游，当地震等灾难降临时，鱼无处可逃，受到猛烈的地壳变迁的冲击，鱼儿也许连一声恐怖的呻吟都来不及表达，便被石片或者火山灰夹在一起，成为化石了。但是鸟儿在天上飞，怎么能够被石片或火山灰裹住呢？它们是怎样一只只地变成了化石的呢？这些鸟化石不止一枚，它们中有许多保持着飞翔的姿势，像一座雕塑，像一件木刻的工艺品。猜测永远是猜测，鸟化石的产生是一个奇迹，是一个难解的谜。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每一片鸟化石，都是一幕发生在一亿五千万年到一亿三千万年的悲剧。这是大自然策划的一个不可破解的谋杀案。一个世纪前，富有哲学思辨的日耳曼人，曾捧起一片鸟化石，像捧起一个秘不示人的魔盒一般，开始骄傲地面向全世界侃侃而谈，关于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的生物进化，凭着那片石头上的鸟儿的形象，生发出无数神奇的推想和联想。因为那是唯一的发现，发现者拥有至高的发言权和解释权，世界只好倾听，或者保持沉默。

在20世纪将要未尽的时候，辽西的鸟化石飞进了人类的眼帘。应该说它最初是被那些普通的农民们发现的。那个地方叫北票，一个名为炒米甸子的小地方。农民们在田里劳动时，经常发

现有些石头上隐约有植物或动物的图形，多少个这样的石头都被他们随手扔掉或用锄头敲碎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样的石头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科学家们面对这些化石露出了惊喜的目光，农民们才懂得了这些石头的珍贵。一个世纪前甲骨文不也是被人偶然在药铺里发现的吗？

在生命进化的长河中，鸟类是进化得非常成功的动物。鸟从哪里来？鸟类怎样从1.5亿年前的始祖鸟进化成我们头上飞翔的鸟类？这是古生物研究的重大课题。但由于鸟类极难形成化石，一百三十多年来对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的研究，几乎只能围绕着德国发现的十件始祖鸟化石进行。辽西朝阳市鸟化石的发现，一举打破了这一令古生物学家尴尬的局面，被称为“中生代原始鸟类研究的灯塔”。

在辽西朝阳市的慕容街，有个仿古一条街，位于南北塔之间。你可以随处看到卖化石的摊位，市面上允许卖鱼化石，价钱很便宜。鸟化石是不允许买卖的，有人暗地里操作，贵的最少卖三十万元，有的达几百万元不止。

所以，相当多的人看重鸟化石，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财富，说鸟化石是无价之宝并不过分。发现鸟化石的地方，成了淘金者眼里的天堂。在那一片区域生活的大多数农民抑或学生，都对石头产生了浓厚兴趣，每一片石头上都长满了眼睛，都被无数只手翻来覆去地摩挲。据说，当地政府曾动用推土机，采取地毯式开采，要把所有印在石头上的鸟儿都寻找出来。鸟儿永远不会再飞翔了，虽然它们仍像活着时一样保留着生前的翅膀，也保留着飞翔的姿态。鸟儿也不会想到经过亿万年的地壳变迁，何以到了20世纪末期，会让人类如此趋之若鹜。而现在，当地政府已经依法保护这些珍稀的生物资源了，规范有序再无异乱。

我翻阅一些研究资料，有人认为这些鸟儿，其实就是那些庞大的恐龙的雏形，当然这属于生物学家的研究课题。我们看到鸟化石，关注更多的是对辽西这块土地的思考。

无论是鱼化石，还是鸟化石，当年那一块块石头，把这鲜活的生命挤压成片状，都是罪恶。然而辽西这块土地把生物界里最古老的档案，奉献给了20世纪末的人类时，却成了莫大的功德。亿万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地球上繁衍的生命如果堆积起来，也许会另筑一个地球。但生命的发生和消失都是那样短暂，不论是人，还是大象、蚂蚁等，他们的生命或短或长，都摆脱不了死亡的规律。死，就是生命的结束，亡了，就是看不见。人类或许能为死者修建坟墓，但人作为物质的本身，却永远无法永久地保存，即便是非洲沙漠里发现的木乃伊，经过数千年的岁月销蚀，也将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鸟化石、花化石、鱼化石，历经了数以亿年的风雨，把远古年代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骨架、羽毛、硬壳，印在了石头上，把花瓣的颜色和香气储存在石头上，把鱼的鳞片和骨骼铭刻在石片上。化石是时间的礼物，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

这让我们明白，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过客。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化石时，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对远古历史的敬畏，还有对时间和命运的感慨，时时提醒自己珍惜当下，在有限的生命里拓展人生无限的可能。

乡

北雁



是清晨朝阳下冰凉松软的一地黄土是黄昏暮色里打麦场上翻滚着的麦粒是躺在热炕上不问今夕何年的一位瘦老汉是站在山巅上不怕风吹雨打的一棵老白杨是父亲寄来的又红又大的苹果是母亲蒸熟的又香又甜的洋芋是一碗自酿的白酒，是一杯煮沸的茶是一口香的油饼，是一声吼的秦腔是夜幕降临时袅袅升起的炊烟是雨过天晴后响彻山林的牧歌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味道

夏天的颜色

张秀梅

夏天是什么颜色？我问荷花是粉色的，你不见我粉腮玉润，亭亭玉立于绿伞之上

是绿色的，你不见铺天盖地的绿色正生气勃勃

夏天是什么颜色？我问果实是红色、紫色、黄色……

夏天是什么颜色我问荷花是粉色的，你不见我问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夏天是五颜六色的你看我眼睛里的彩虹那就是夏天的颜色

作为地道山西万荣人，我对白杏的喜欢由来已久。当然，万荣瓜峰山下的当地名产白杏便是一例，在我眼里这算是天下白杏的至尊品种，因其大而白，晋乡人又称馍馍杏。不过，万荣人普遍喜欢的白杏，则是一种叫白甜核的杏，家里老人悉心收藏此种杏核，作为一种特别恩宠的零食给孙辈们享用，仿佛那不苦的杏仁是一种爱的礼遇。那时候，塬上好像并无成片的杏林，山沟里才有，各种杏，甚或漫山遍野整条沟整面山坡都是杏，多得让人觉得那是一种浪费。

在村里，杏熟时节乃至杏未熟之前，孩子们胃里的馋虫便被勾引出来，连酸涩难耐的青杏也不肯放过，一次“劫掠”归来，常常是裤兜里、扎进裤腰的背心里，甚至连扎了裤脚的裤裆裤腿里，都塞满了青色的杏。当年，郭、李两姓是同一个生产队，住在叫居民小组，郭家老四在后巷新辟的院子里住着宜居的窑洞，是晋西南典型的崖窑，崖高窑深，冬暖夏凉，崖窑顶上有时还能种菜，郭家没有种菜而是栽了一棵白杏。那杏真好，是本地极好的品种，以至于很长时间，我都觉得郭家窑顶的杏是一种高级的杏。

高高地立在郭家窑顶的那棵白杏，像是童年的一株消息树，时时在召唤着什么，渐渐就成为喜欢杏的孩子们的一块心病，同时也成为严厉的郭家老太太的一块心病，一个想吃，一个想护，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事情。几乎一有风吹草动，老太太就能听到动静，她耳朵好，身手也好得没办法，一双小脚迈着雨点似的步子，从窑洞中箭一样射出来站在崖下院当中，或者在下面院子里敲山震虎似的扬声叱骂，制造威慑。许多时候我会把白杏与老太太那张脸联系在一起，像一个特别的注解。

自那时起，我就有了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杏树的愿望，必须是天底下最好的白杏，然而那时家里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种。后来，新划拨的宅基地里倒是种了一棵杏，但杏熟时节却又总是不寒暑假，我始终也没吃到自家的杏。后来，那棵杏树也没了，上面起了房子。再后来，我心里的白杏就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无处安放。直到近年，在城郊湖居楼下终于有了可以植树的地方，我才又想起当年那些念念不忘的白杏来，

似乎这么多年过去，它们一直在悄悄地等待发芽、盛放、结果，成为一棵真正属于我的结着累累果实的白杏树。

一段时间，在城郊周六大集上闲逛时，我总是对来自北部山区的苗木格外上心，尤其对果木青睐有加。在我眼里，果木比单纯观赏性的花木更有意义，有花也有果，能够充分体现一棵树的价值和存在。集上那些村民大都是自己育苗嫁接，并且拥有自己的苗木基地，各种苗木果树应有尽有，每次赶集总要拉上满满一车根部带土包裹好的各种树苗，我只要白杏，白杏在这儿叫大白杏，果实一如既往的大，故而名头也托大，还喜欢这个名字。

数年前的一次周末赶大集，偶遇到第一拨苗木。桃、杏、李皆有，正是集尾，卖树苗的年轻人希望把剩下的几棵都给我，像卖菜摊子的扫尾菜，不由分说都打包塞进了汽车后备厢。最终，买回来的杏也没结账，桃也不结账，空费时日。等到下一年，又请一个卖苗木的上门，那人言称在京津苗木市场有口皆碑，都是老主顾和回头客，遂让那人看去了去年的树苗，那人撇嘴说那不是白杏，桃也是野桃，好像所有苗木贩子都会很含蓄地贬损他人的苗木，好像只有他们的树才是纯正的、货真价实的。

园艺工作者检验杏树是不是大白杏，可能如伯乐相马只需一眼，我肉眼凡胎，需要等上一年，等杏树“别到杏花肥”“花褪残红青杏小”，等到开花结果长成真正成熟的杏的时候，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大白杏。这一年间，期待，又伴随着对树苗的经心侍奉、倍加呵护、小心管理、好生照顾，生怕杏树一生气转头重新投胎别处去了。

第二年，结了果，却仍然不是大白杏。结的杏倒是很大，却是大黄杏，学名为凯特杏，特点是个大、早熟。凯特杏也是不错的，是时下比较受欢迎的品种。可是，不管什么凯特杏、胭脂红、秦杏、金太阳，我都不需要，只要大白杏。追问过去，人家回复说，凯特杏也好吃。这叫什么话？我上饭店点菜，要的刀削面，你上来的却是酸辣粉，还对我说这比刀削面更好吃，是我吃，还是你吃？我气得在电话里痛斥那个苗木贩子，假的，你的白

杏是假的，怎么能这样糊弄人！这样斥责的结果是，人家把我拉黑了，从此再无交集。

又是一年春天，一个看着老实憨厚的卖树苗的山民，被我撞见了，依然是北部山区的，手上还有残疾，缺了一根指头。我是相信面相的，或者也习惯于把别人身上的缺陷转化成为同情，由同情又转为笃信，大概自以为弱者为善，相信一个来自弱者的善良，或者说是善良的人多处于

白杏记

李小岗



弱势吧。我同情心爆棚的同时，一口气买下他好几棵树苗，把楼下空间能种的地方全都种上了，自己都像个小型苗木基地的经营者了。

当然，我心里念着的仍然是大白杏！我只要大白杏。那山民说，我这就是大白杏！树苗保活，活不了，保换。我想，就信他吧。如此诚信，貌似忠良，这次看来白杏是没得跑了。而结果却是，转年结果时，仍然不是大白杏，有一棵树苗还死了。

我有时也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具慧眼，不识人也不识木，拙陋如此，活该上当。令人丧气的是，为了迎接这棵貌似忠良的“大白杏”，我还把上一棵凯特杏挪了一个次要的地方，把最好的一块上水的位置，留给了心心念念的“大白杏”，结果呢，这棵杏既不是大白杏，也不是凯特杏，既不高也不大，甚至还非常小，极小，小到让我想起了老家万荣山沟里的一种野杏，名叫羊屎蛋杏。多么绝妙的讽刺，真是太魔幻、太讽刺，又太搞笑了。

我不想沉默。心里升腾的气呀，不能言说。电话打给缺指头的那个卖苗木的山民，把他的假

退休以后，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每个人都注意养生，重视体检，单位有安排，能参加者必到。于是，医院成了退休员工年会的场所。老同事、老朋友一朝相见，喜出望外，竟有人因此血压升高心跳加剧，医生不得不暂停检查，安抚情绪。我所在的出版系统，每年安排退休编辑体检，我和老颜便能在医院见面一面。可是，自2020年之后，虽然医院的体检仍旧，老颜却不再到场，知情者说老颜近年身体不好，却并不以为意；老颜，东北大汉，行伍出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主儿，能有什么毛病？近日突然得到老颜过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传言有误。电话询问，方知信然：老颜再也见不到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到出版社工作，便认识了老颜，大号颜廷奎，天津著名的“业余作者”，当时不能称“诗人”“作家”，“作家”，否则就是“刮刮翻风”，喜欢舞文弄墨的，一律叫“工农兵业余作者”。老颜是现役军人，自然是其中的那个“兵”。我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作品，他也常到出版社来，身高体壮，一身整洁的军装，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标准的军人形象。后来我才知道，老颜入伍以后就到了38军，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此之前，老颜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经受教于著名诗人公木。当年，公木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吉林来，先在图书馆管理图书，后来又又到中文系当了教员，老颜与诗歌结缘，深受这位诗人老师的影响。“文革”结束以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社，招兵买马，老颜转业成了我的同事。刚到出版社那两年，老颜负责诗歌散文的编辑，和我不在一个编辑室，我们相熟是因为都喜欢玩，扑克象棋乒乓球，老颜昆乱不挡，赢了欢喜如常人，输了便鼻子尖冒汗，后来大家发现了老颜的特殊功能，一见他鼻子尖冒汗，便知道他一手黑牌。

1988年1月，社里任命老颜为小说编辑室主任，我做他的副手。从此，我和老颜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也从相识相熟开始了相交。当时正值经济转型期，出版社也不例外，以往计划经济的铁锅饭没有了，原来生产的图书都是由新华书店包销，编辑只管发稿出书，至于这书出来以后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读，出版社有没有收益，编辑是从来不管不问的，你编辑了就有工资，甚至你不编辑也有工资。改革的浪潮把编辑的无忧无虑冲进了太平洋。老颜就是在那时候走马上任的。出版社压力传递，给每个编辑室都规定了任务和指标，完成者奖，未竟者罚。保证和提高编辑室同人的收入，成了室主任的头等大事。一要出好书，二要能卖书，老颜为此使出了看家本领。老颜的优势在于当过兵，部队成了老颜的根据地。部队有作家，不愁没有稿源；部队有纪律，无虚书稿违规；部队有渠道，不怕书卖不出去。那两年，老颜经常去北京，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空军大院海军大庙，老颜跑得轻车熟路，所以老颜编的书，一是正能量，二是不赔钱，尽产尽销无库存。

小说室彻底摆脱经济窘境，靠的是我和老颜1988年4月8日的北京之行。我们事先得到“情报”，那天，琼瑶夫妇将到北京，下榻建国饭店。我和老颜出现的时候，琼瑶夫妇惊愕不已，自报家门之后，平鑫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是没想到刚下飞机，就见到了大陆的同行。按照社里的安排，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送稿费。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曾以《小说月报·增刊》的形式，出版过一本《中长篇选粹》，名为“琼瑶专辑”，收入《雁儿在林梢》等五部琼瑶小说。那次，我们带去了样书和八千多元稿费。平鑫涛高兴地说，我们是大陆第一家给他们送稿费的出版

社。后来，我们和皇冠社签了琼瑶六本书的出版合同，也许是因为送稿费的原因，皇冠社给我们加了一本“新书”，是之前大陆从未见过的，名为《十个故事》，副标题是“琼瑶自选集”。前五本因为大陆已经有多种盗版，所以版税为百分之三，只有《十个故事》的版税是百分之十。上世纪80年代末，大陆琼瑶热，小说靠这六本书，顿时成了社里的利润大户，仅仅一本《十个故事》，就印了六十多万册。老颜总算松了一口气。

1988年夏，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炎文啊，你应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老颜成了我的人党介绍人。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动于老颜对我独有的称呼，他和别人一样，一直叫我名字，但后面总是加个“啊”。退休以后，老颜跟我通电话，一开头也是这三个字，这样的称呼以后再听不到了。说到老颜在生活上对我的帮助，那就更大了，也是在那一时期，我终于在社里分到了一套住房，兴高采烈地订购了一套家具，取货的时候却犯了难，家具厂远在南郊，只买自提，卖家不送。那年月，马路上只见自行车，机动车都是公交车，拉家具别别扭扭，找了个平板三轮车都难。老颜得知以后，找原来的编队借了车，带了两名战士和两名年轻的编辑，为我解决了老大难。因为老颜的关系，我没沾编队的光。

1988年冬，我去哈尔滨出差，临行前，老颜特意为我买了一件军大衣。那年月，还没有什么防寒服、羽绒服，干部是棉制服，百姓是大棉袄，一件军大衣，是常人的梦寐以求。那时我儿子上小学，每天中午到出版社吃饭，和“颜大大”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儿子忽然拿回一个足球，说是“颜大大”送的。老颜的爱人在外贸公司工作，负责体育用品的外销，老颜得知有一款足球热销，便买了一个送给我儿子。如今，儿子问起社里的老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颜大大”。回想起我和老颜这三十多年的交往，他对我惠济良多，我对他却了无援手。一个人无欲无求，又何须他人襄赞呢？

老颜曾经给我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作为他们部队的笔杆子，上级本来是要把他提成副师级留在部队的，可是一查体，他乙肝带毒，只好转业。我为他感到惋惜，他却一笑置之，颇具颜氏古风。老颜一生寄情诗书，除了诗歌，老颜还喜欢书法，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右手食指总是在不停地点点划划，这可不是中风后遗症，这是我们祖先练习书法的一种独门绝技；书空。老颜的硬笔书法本就不俗，退休后他又开始练习毛笔字，十二年前我和他去吊唁一位老编辑，老颜亲书一副挽联，已经颇见功力了。

去年12月20日，雪后初晴，我应友人之约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天异常寒冷，我穿上老颜给我买的那件军大衣，一进门，大家开玩笑说中央首长来了。我突然想，好久没见老颜了，什么时候去看看他，却终未成行。如今，那只足球还在储藏室，那件大衣还在大衣柜，睹物思人，物在人亡，垂老忆旧，旧友新鬼，此景何堪？此情何堪？呜呼，悼文有终，哀思无尽，执笔泪盈，不知所云。

编者附记：颜廷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是人品与文品皆佳的军旅作家。转业地方后，他继续坚持业余创作，不仅为报纸文艺副刊撰写了大量稿件，还积极参与本报组织的各类征文及采风活动，是本报文艺副刊的资深作者之一。近年来他在病中也不忘写作，就在病逝前不久，还惦记着为心仪的“文艺周刊”投稿。为追思这位老朋友，本刊特约薛炎文先生撰写文章，表达我们的深切悼念。

文艺周刊

第二九八四期

我只要大白杏，我强调。他说，您放心，这次一定一定是大白杏，看树皮就不一样。还有，大白杏都是后嫁接的，要贵一些，他强调。我说，没问题，这棵白杏，原价照付，不算赔偿，原来要补的树苗也不要了。

忙活半天，刨坑浇水，转账支付。“嗨”的一声，那妹夫收到钱，拉着整车的“森林”满意地消失在四月初春的春风里，把希望又一次留给了我。他的电话似乎总是不断，都是要买树苗的，那一车苗木清明节那几天都能卖出去，我希望他的树苗早些卖完，希望别的买家都能遂愿，所有的树都能如愿开花，如愿结果。

现在，我仍然不敢肯定我这棵一定是大白杏，而且，依那妹夫所说，这还是一棵白甜核呢。按照老家万荣标准，大的白甜核杏应该是果大整齐、果实圆形，果顶微凹，梗洼深，两侧不对称果皮白黄色，阴面有鲜红晕，果皮薄，汁液多，味酸甜、香气浓、半离核、甜仁……真是一枚完美的白甜仁的大白杏，希望如是所述，一如我愿。而我，验证一棵树是不是大白杏，还是需要等一年，但愿明年它能长出来真正的“果大整齐，果实圆形”的大白杏，我从不负人，杏且莫负我。

这些年，也有人在网上成功订购白杏树苗，到货很快，也很方便，可我仍然坚持选择相信人。我总是以，面对面见到的人总比网络靠得住吧，尽管网络那头也是人。如此，我更相信当面见到的人和树，看它栽下浇水，看到为它疏枝后托付给陌生的土地，像对待自己辛勤培育的孩子。然后，它如约成活，开花散叶，开花结果，开最好的花，结想要的果。

月余，那棵白杏如愿成活，叶茂、枝展，当年未挂果，期待明年它首次亮相便能惊艳，枝展又大又白又水的大白杏，或者白甜核。杏，这种水果最好的果实是靠近树才能品到真味，在城市里的水果店，永远不会买到真正的熟透的至味的杏，原因就是否不宜运输，哪怕是短途。我的一个同乡校友友马姐，近来做了一个视频《杏儿熟了，你在美味第几环？》，贡献了杏行里的几句箴言，最好吃的杏是没有客商要的，真正成熟的杏无法零售，杏儿熟了才好吃，熟至落地最好吃，真正的美味走不远，只能走近。

我想，我正在一步步接近白杏，越来越近了。

本版题图 张宇尘